

艺术类

名曲的命运

胡晓耕

WUJIAO



五角丛书

· 文学 · 艺术 · 生活 · 体育 · 娱乐 ·

■ 三十首中外名曲，坎坷曲折的际遇，充满传奇色彩：有的生不逢时，无人问津；有的被人遗忘，沉睡百年；有的波三折，历尽沧桑；有的初演失败，遭到冷遇……

当你在欣赏中外名曲的同时，再了解一下它们的命运，可以使你增长知识，知道不少鲜为人知的音乐故事和各种有趣的轶闻。



上海文化出版社



五角丛书

名曲的命运

胡晓耕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苍鹰

封面设计：陆震伟

名曲的命运

胡晓耕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 字数73,000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700册

书号：8077·3006

定价：0.50元

目 录

1. 伪托名人手笔的《摇篮曲》	1
2. 无人问津的《魔王》	5
3. 《杨基·都德尔》的历史性演变	10
4. 历尽沧桑的《马赛曲》	14
5. 《国际歌》的命运三部曲	19
6. 意大利代国歌《我的太阳》	25
7. 冒充为“西西里民歌”的《可爱的家》	28
8. 国籍不明的《鸽子》	31
9. 从《相逢之歌》到《联合国歌》	34
10. 借曲出生的《工农兵联合歌》	37
11. 拯救民族危亡的《义勇军进行曲》	40
12. 在冰冻中开放的《五月的鲜花》	45
13. 被人们遗忘的《马太受难曲》	49
14. 为自己祈祷的《安魂曲》	53
15. 充当讣告的《蓝色的多瑙河》	57
16. 生不逢时的《费德里奥》	61
17. 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伊凡·苏萨宁》	65
18. 流亡时期的《罗恩格林》	70
19. 九死一生的《弄臣》	74
20. 初演失败的《茶花女》	78

- 21. 被观众轰下台的《蝴蝶夫人》.....82
- 22. 在刑场奏响的《广陵散》.....86
- 23. 沉睡了四十三年的《未完成交响曲》.....90
- 24. 隐姓改名的《芬兰颂》.....94
- 25. 被拒演的《科树特交响曲》.....98
- 26. 令人费解的《谜语变奏曲》103
- 27. 遭到冷遇和攻讦的《D 大调小提琴
协奏曲》.....107
- 28. 被权威否定的《降 b 小调第一钢琴
协奏曲》.....111
- 29. 生前不能公开演奏的《动物狂欢节》116
- 30. 掀起轩然大波的《春之祭》120

伪托名人手笔的《摇篮曲》

莫扎特是谁？

——一位音乐评论家阿·格·鲁宾斯坦这样赞叹过：

“音乐中的永恒的阳光——你的名字就是莫扎特。”

弗里斯又是谁？

——一个普通而又陌生的名字，就象我们散步在田野上所看见的无数不知名的小花中的一朵。

可是，在名闻世界乐坛的莫扎特与一位默默无闻的弗里斯之间，竟有一段持续了近二百年的历史瓜葛。而这段历史瓜葛是从一首广泛流传的《摇篮曲》产生的。

那是在 1796 年极其平凡的一天里，有一位居住在奥地利维也纳城的医生——贝尔纳德·弗里斯在空闲中浏览诗歌。突然，他被一首优美、动人的诗篇打动心灵：“睡觉吧，我的宝贝，小鸟儿早已归巢，花园里多么安静，小羊和蜜蜂已休息，天上月亮在笑咪咪，银色光辉照耀大地，你睡在月光里，睡觉吧，我的宝贝！快睡！快睡！……”弗里斯心里说道：“这是一首多么温馨动人的抒情小诗啊！要是把它写成一首

《摇篮曲》，那一定很美妙。”于是这个酷爱音乐的医生、莫扎特音乐作品的崇拜者，凭着自己数十年来的音乐修养和他天然的音乐气质，欣然命笔……在作品中，他注入了最美好、最温暖的感情。经过反复几次的哼唱和修改，一首充满诗意和富于韵律节奏感，并具有莫扎特旋律风格特点的《摇篮曲》很快谱成。当时，这位无名的业余作曲者对自己作品的自我感觉良好——“不错，不比那些名家的作品逊色！”他渴望和企盼着这首《摇篮曲》有发表、出版的机会。在一种自信感的心理驱使下，他决定把这首歌曲投寄出去。然而，他毕竟是“现实主义者”。他深知，音乐出版部门的大门是不会对自己这种“无名小卒”开放的，如果用真实姓名去投寄，很可能遭到石沉大海、杳无音讯的命运。他忽然想到大作曲家莫扎特的名气很响，“假如我的作品用他的名字署名，也许会有发表的机会吧。”……“即使这件事以后被人们知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仅仅开个玩笑罢了。”于是，弗里斯斗着胆在自己的作品——《摇篮曲》的乐谱右上角，冠以“莫扎特作曲”立即投寄。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这首伪托“莫扎特”名字的《摇篮曲》居然瞒过了不知内情的出版商和研究莫扎特生平作品的专家们，它的旋律终于在人们的音乐生活中流淌着、传播着……

奥地利的母亲们用它对婴儿寄托热诚的祝福，抚慰着一颗颗稚嫩的童心；

德国的孩子们在这首《摇篮曲》的催促下一天天长高；

这首《摇篮曲》后来又远涉重洋，在异国远乡的摇篮车旁，伴着未来的父母们歌唱……

五十年过去了，一百年过去了，在将近二百年的岁月里，这首以“莫扎特”名义流行于世界各国的《摇篮曲》依然是人们回忆童年情景时一支难忘的歌谣，还被改编成各种器乐曲，在音乐会和其他音乐活动中演出。

也许是《摇篮曲》的真正曲作者的历史性“疏忽”，他在当年（1796年）投寄这首歌曲时，未把创作的时间考虑周全。因为弗里斯冒名投稿时，莫扎特已逝世五年了，这样一来，一些研究莫扎特作品的专家们终于看出了这个历史的“破绽”，对这一首以“莫扎特”署名的《摇篮曲》的真伪进行了甄别。

专家们认为，莫扎特早在1791年就离开人间了，这首歌曲按其刊行的日期是“1796年”，死者是不会再来提笔写作的，看来这首《摇篮曲》是一个无名人士假托名人手笔的伪作。于是，“莫扎特”的《摇篮曲》的真正曲作者被人们考证出来了，原来是一位无名的奥地利医生——贝尔纳德·弗里斯。

依据专家们令人信服的考证结论，奥地利和国外研究莫扎特作品的机构和出版部门，对这首《摇篮曲》的历史，进行了“改写”。在德国，汉堡图书馆在珍藏着的这支曲子的原稿上，添加了这样几行字：“戈特尔特词的摇篮曲，弗里斯作曲，1796年刊行。”一些国外出版的莫扎特歌曲集或作品集里，开始了版面调整，把这首《摇篮曲》从莫扎特的名作行列中剔除出来，打入另册——归到曲集的最后的附录之

中,并加以说明,以正视听。

尽管如此,由于“约定俗成”的原因,这支《摇篮曲》仍被全世界的母亲们、孩子们当作“莫扎特”的作品更广泛地传唱。即使人们一旦知道了它的真正曲作者是一位普通的医生弗里斯,人们也不会抛弃它,因为在人们的心目中,这首《摇篮曲》不是一首粗制滥造、滥竽充数的拙作,不是一盆泼向莫扎特的脏水,而是为莫扎特的音乐“锦上添花”之作。为此,早已作古的弗里斯不必为自己的作品而羞愧。人们深信,长眠在九泉之下的大作曲家也会原谅这个无名曲作者的“过失”的。

无人问津的《魔王》

1815年，对于奥地利十八岁的作曲家——舒柏特来说，是个值得庆贺、引以为自豪的创作丰收年。尽管这个青年人为了谋生，还在父亲任校长的一所小学里当教员和私人教师，尽管他的月薪收入微薄，连租赁一架钢琴都不够支付，然而他的创作成果却是富足的：一百三十七首歌曲、五部歌剧、两部交响曲、一部弦乐四重奏、四部钢琴奏鸣曲、三首弥撒曲以及其他作品，足以抵得上某些作曲家一生的创作。脍炙人口的世界名作、叙事歌曲《魔王》则是其中一颗光彩夺目的明珠。

这首《魔王》诞生在舒柏特那间简陋不堪、从不生火的小屋里。它是曲作者舒柏特在1815年的一天午后，吟诵了大诗人歌德的一首最动人的叙事诗《魔王》后，创作灵感极度高涨时的产物；是一首仅在一小时左右即已完成的“急就章”。有人曾在评价这首歌曲的艺术成就时指出：“即使舒柏特一生只写了这一首曲子，其他什么也没有写，他的名字，也同样可以载入音乐史册而毫无愧色。”可是，有多少人知道，舒柏特这首名曲的问世，竟然走过一段令人辛酸的曲折历程呢？

1815年，舒伯特写成歌曲《魔王》后，曾两次把自己的乐谱手稿从奥地利的维也纳寄投给德国莱比锡勃赖特科普和赫尔台尔乐谱出版公司，可是他得到的回音却是退稿。他根本没有想到，出版商的眼睛盯着的是“金钱”，面对这件价值无比的艺术珍品竟是个“色盲”。据说，当时有两个同名、同姓的音乐家。一个是创作《魔王》的法朗兹·舒伯特，只不过是住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从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另一个是住在德国德累斯顿的宫廷乐队小提琴师法朗兹·舒伯特，此人当时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曾写过小提琴独奏曲《蜜蜂》，为人十分自负、傲慢。当《魔王》的乐谱寄到出版商的手里时，他们看见署名法朗兹·舒伯特的曲作者地址在奥地利维也纳，很是疑惑不解。因为在出版商的心目中，只知德累斯顿的小提琴师舒伯特，并不知道维也纳也有个舒伯特。他们以为，一定是后者假冒前者的名义来投稿。于是特地写了一封信，询问德累斯顿的舒伯特可有此事，这位自以为了不起的小提琴师在回信中为此大发一通脾气：“接奉来信和附来《魔王》歌谱，说是我的作品，我不胜骇异。这首歌不是我作的，我一定要把冒了我的名将这样拙劣的东西寄给你们的人查出来！”其实，不用查，我们的读者已明白，《魔王》的真正曲作者是维也纳青年作曲家舒伯特。幸亏前者不愿“掠人之美”，视珍品佳作为“拙劣的东西”，不然的话，《魔王》的曲作者、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将来还要为创作权“打官司”呢！

尽管《魔王》的曲作者受到了两次退稿的打击，

可是舒伯特并没有因此沮丧，一蹶不振。他很快想起一个他所景仰的人——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大诗人、《魔王》的词作者歌德。舒伯特十分指望对方能成为他的作品的知音，能得到这位名人的赏识、扶持和引荐，将歌曲《魔王》介绍、推向社会。于是，舒伯特怀着一片虔诚、崇敬的心情，恭恭敬敬地抄好歌谱，把这首《魔王》寄到歌德的手里。他万万不曾料到，这位大诗人对他这个默默无闻的青年作曲家连信也没有回一封。在歌德的最初的心目中，这首曲子似乎没有什么出色之处，因此不屑一顾，懒得回信了。可是，对于舒伯特这个奥地利青年人来说，当时的打击远比来自出版商的打击更为沉重，连这首歌曲的词作者都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他，那是多么地不幸啊！



就在他处于投稿无门、知音难逢的逆境中，经人介绍，他终于结识了一位年近半百的德国著名的宫廷剧院歌唱家约翰·佛格尔。虽然佛格尔与舒伯特的年龄差距很大，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结成“忘年之交”。这位歌唱家没有鄙视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青年作曲家，相反，他十分赏识舒伯特的歌曲创作才能，意识到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天才。他

慧眼独具，在舒柏特众多的作品中，尤其注意到叙事歌曲《魔王》，曾几次哼唱了这首歌曲，并在钢琴上试奏。他连声称赞这首出自无名作者的作品“不错”，还热情地在他应邀参加的私人宴会上率先演唱《魔王》，并向人们引荐歌曲作者舒柏特。

此外，在舒柏特周围还有一批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他们大多数是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青年诗人、画家和文学爱好者。由于彼此艺术趣味相投，无形之中，形成了一个以舒柏特为中心的艺术小组。他们十分崇仰舒柏特的音乐，曾多次自发地举行演出舒柏特作品的“沙龙晚会”（又称“舒柏特晚会”），成为舒柏特创作和生活上的重要精神支柱。在舒柏特投寄歌曲《魔王》无人问津的困境中，这些朋友又伸出友谊的手帮助他。他们通过种种途径，找人印刷了一百本《舒柏特歌曲集》，自行发行，很快销售一空，使《魔王》等歌曲在社会上得以最初的传播。过了几年，舒柏特的名作《魔王》正式由出版商出面为之印行，但是没有版税，这对于舒柏特来说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是他的作品第一次正式出版，公开发行。所以舒柏特怀着激动的心情将这首《魔王》编为作品第一号。歌曲《魔王》初版后，销路很好，在短短的九个月内，就出售了八百册。出版商见有利可图，就又收集了舒柏特的十一首歌曲继续出版。同时，狡猾的出版商利用作曲家舒柏特不懂生意经的弱点和因贫困缺钱、急需花用的窘境，仅以价值三百五十美元的出价轻而易举地买到了无价之宝——舒柏特的艺术歌曲、包括插图在内的全部版权。

1828年11月19日——一个严寒的冬日，“歌曲之王”舒柏特在贫困和疾病中寂寞地离开了人间。

两年以后的一个晚上，歌曲《魔王》的词作者、大诗人歌德应邀出席了一场音乐会。他第一次听到了一位女歌唱家在演唱根据他的原诗谱曲的叙事歌曲《魔王》。当这部作品通过演唱者出色的表演，以不同的旋律音调，分别体现了四个不同的角色，形象逼真地再现了原诗中的艺术形象时，大诗人歌德这才领略到曲作者舒柏特的歌曲中蕴含着巨大的艺术魅力。一曲终了之际，他也不禁忘情地随同其他听众一起要求歌唱家“重唱一遍”《魔王》。在听众为歌唱家的精采表演而报以热烈的鼓掌声中，大诗人歌德想起了自己过去对曲作者舒柏特冷漠的蠢举，想到自己不自觉地“扼杀”过一个音乐天才的创作热情，内心充满羞愧和悔恨……他很想弥补昔日的过错，可惜为时已晚，死亡已把《魔王》的曲作者，“把丰富的宝藏，把更加美丽的希望”带入冰冷的墓穴里去了。也许，这件事会成为歌德这个伟大人物一生中难以原谅的过错和难以排遣的悔恨吧。

尽管《魔王》的曲作者舒柏特在人生的星空中，象流星一样早逝了，死时年仅三十二岁。然而，《魔王》这首叙事歌曲的艺术生命却是长存于世的，它不仅世界各国著名歌唱家久演不衰的保留曲目，而且还被名家改编成钢琴独奏曲和管弦乐曲而流播人间。这在长眠于九泉之下的舒柏特的墓碑前，无疑添放了几个永不凋谢的花环。

《杨基·都德尔》的历史性演变

公元 1775 年到 1781 年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在这之前，国际之间的殖民地战争连续不断。在英属殖民地的美洲北部边界上爆发的“七年战争”是以法国人和印第安人所进行的边境袭扰为开端的。大约在 1775 年左右，英国军队开始在北美大举反击敌人。当时英方参战的部队除了有编制正规的英国政府军队外，还有一支由新英格兰人移民和纽约本地人组成的民兵武装——“杨基同盟者”与他们并肩作战。当时这支同盟军的成员服装、打扮十分奇特：有的头戴皮帽，有的身穿长褂，有的只着短衫，有的甚至没有上衣，有的秃着头，有的长发垂肩……活象一支乌合之众的“杂牌军”，与衣冠整齐的英国正规军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在训练有素的英国人眼里，这些“杨基同盟者”实在令人好笑。当时，英国军队中有一位名叫理查·许柏的军医博士。此人通晓音乐，喜欢写诗。在闲适无聊之际，他被这些“杨基同盟者”的奇特装束和粗俗外表触动灵感，于是便根据一支具有笛曲旋律风格的现成曲调填写了一首歌词，取名叫作《杨基·都德尔》，（杨基的意思，特指美国人的前身——新英格兰移民；都德尔在英语中意

思为傻瓜、笨蛋)用这支《杨基·都德尔》歌曲来取笑、嘲讽那些衣衫褴褛的“杨基同盟者”民兵们。然而这些被英国人嘲笑为“笨蛋、傻瓜”的“杨基们”对此并不反感,十分乐意接受“杨基·都德尔”这两个字眼和那支来历不明、轻快活泼的曲调。于是,这支《杨基·都德尔》歌曲便很快风行起来。在当时“杨基们”的营地,从早到晚,歌声不断,一直唱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历史的发展、变化确实令人始料未及。当年与英国军队并肩作战的“杨基同盟者”——一些美国老兵,在美国独立战争爆发后,竟与英国军队成为交战对手。而原先被英国人用来取笑、奚落美国“杨基们”的那支《杨基·都德尔》的社会功能也发生了历史性的演变。

1775年4月18日,列克星敦村的枪声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当时有一支由英军少校皮特凯恩率领的轻步兵队伍奉命前往北美波士顿附近的小镇康科德,去搜查、没收企图与英国军队对抗的北美民兵的武器、军火。他们披星戴月、连夜行军,一路上还将那支《杨基·都德尔》作为行军歌曲哼唱。进入列克星敦村时,已是薄雾朦胧的清晨。一群神态严峻、早已有防备的北美民兵突击队员列队站在村子的草坪上。在双方互相发现的一瞬间,有人开了枪,于是两边交火对射,出现了美国独立战争中的第一次流血事件。之后,轻步兵队又继续行军到目的地康科德。在那里,早已闻风而动、严阵以待的北美民兵,在附近的一座桥头上打响了震动全球的枪声,

狠狠地狙击了英军。由于英军猝不及防，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撤退，仓惶逃往波士顿驻军大本营。一路上，这批身穿红衫的英国士兵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引起初战胜利的康科德民兵们的轰然大笑，并唱起《杨基·都德尔》的歌曲回敬那些英国残兵败将。从这时候起，歌曲《杨基·都德尔》发生“功能转移”，不再是英国人嘲弄美国杨基们的讽刺歌曲，而成为美国人庆贺自己的胜利、激励士气的爱国歌曲了。在美国独立战争的不少战役中，它发挥了显著的战斗作用。

同年6月17日，作为北美新英格兰军队与英国红衫军之间的第一场真正的硬碰硬的战斗——邦克山战役打响了。在战斗中，美国人用横笛和鼓号作伴奏，吼出了《杨基·都德尔》这首歌曲，极大地鼓舞了士气，从而取得战略上的胜利，使英国军队一败涂地。

1781年5月，由美国陆军和法国海军组成的联军，在约克敦战役中协同作战，一举打败了由康沃利斯公爵率领的英国军队；同年10月17日垂头丧气的英军随同他们的统帅康沃利斯公爵一起向美国大陆军总司令乔治·华盛顿投降。当惨败的英军从美、法联军的行列中间走过放下武器时，新大陆的军乐队立即奏起了根据《杨基·都德尔》曲调改编的《翻转世界》的乐曲，《杨基·都德尔》这时已成为美国的非正式的“国歌”，成为庆祝美国战争胜利之日的凯歌。

由于歌曲《杨基·都德尔》在美国独立战争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它轻快活泼的曲调体现了活